

創修定襄縣補志敘

定襄補志一書曷爲而作爲補遺糾
謬而作也曷言乎其補遺糾謬也昔
明安無極有定襄志七卷矣王南康
又增爲八卷矣我

朝

王珠崖王益津仍續爲八卷矣然類

皆未備遺謬尙多故有賴乎補之也
一書之卷帙分門別類卷數之多寡
大率相等茲書十三卷建置類獨多
者何以學校先賢先儒歷代崇黜不
可勝紀皆安王四書所未備故昔之
畧者不妨今之獨詳也其必分以星

畧者不妨今之獨詳也其必分以星
野方輿建置田賦秩官名宦選舉人
物列女廣以雜記紀以藝文者何志
式固如斯且便於學者誦記也夫謀
家者必視其家所寡有而謀之馮煖
爲孟嘗君市義是也補志者必視其
志所寡有而補之邢大夫爲定襄補

志彙纂是也定襄之稱補志者莫如
鞏惺齋李子畚吳實甫三書皆足以
資考鏡余讀之故不覺私心自喜曰
邑乘之補其在斯文乎今者

賢督撫威毅伯曾公奉

旨纂輯山西省通志檄行所屬郡邑各纂

旨纂輯山西省通志檄行所屬郡邑各纂
志乘而是邦一時士庶目擊心動忻
然以纂修補志爲請余旣喜其成余
宿志因政暇乃造邢大夫里丐其編
纂而邑人士羣相引重有同心焉蓋
邢大夫博學能史取輦李吳三書而
筆削之有功於邑乘不淺至其釐正

之切討論之當則又余之分內事也
稿既脫將付梓因爲敘其顛末之意
以弁其簡端云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仲春上丁兼護
忻州直隸州知定襄縣事堂陽鄭繼

修子敬氏題於公署

協修定襄縣補志敘

志者史之枝也溯其根蓂則始於天地
天地英華之氣無時不洩洩於物
者則爲山川草木洩於人者則爲經
鑑史志故曰志者史之枝也枝之種
類不一而其盛也亦各以時時卽運

也桃李之運在春芙蓉之運在夏菊
梅之運在秋冬經史之爲運也亦然
經莫盛於三代是三代爲經之運史
莫盛於兩漢是兩漢爲史之運運行
至斯而志遂盛由一統志而通志通
志而郡志而邑志若或有使之者在

非強不當盛者而使之盛也不知者
曰以詩掄才而詩工以文衡士而文
勝是皆妄言耳果如是三代未聞作
經選士兩漢不見編史制科胡亦油
然自興而莫之禁也自有志之體制
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雖曰天命豈

外人事哉卽如子敬鄭公以鴻才碩
彥留心著述於察吏安民之暇延請
史公邢子雲耕相與酌修定襄補志
以使一邑之中上下千百年之久瞭
然燭照證乎前而不爲傳聞所惑垂
於後而不爲當世所譏有經有緯誠

彬彬乎可觀矣嘗讀禹貢周官風詩
而知此志固祖述乎經也又讀左氏
班馬范歐諸史而知此志亦憲章乎
史也遠本經史之遺意近則與一統
志通志相表裏其所係於綱常名教
者詎不重哉夫此事固當徵實正名

尤貴持平予旣承乏而來自當惟公
惟慎用襄厥成庶不負

聖天子

君師萬國覺世牖民有加無已之

至意行見是邦人漸仁摩義革薄從

忠則三代之隆規未遠唐虞之道法

猶新其風日上者其志亦可徵焉

岢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孟冬月署理定
襄縣事山左士鄉王仲燾謹撰

卷之七

七

七

定襄縣補志凡例

一志補星野以驗占候攷節氣察妖祥也若止載一二分野而全體弗具未免闕畧之憾舊志星野混於方輿祥異獨標一門殊非志式秉史筆者能不糾其謬補其遺以作後來之法鑒乎

一畫疆分界時異世殊沿革雖載在舊志而散漫難稽今另列儲大文定襄辨一篇於方輿庶提挈具有綱領

一名山大川舊志備矣一邱一壑之勝又瑣不勝志

似無庸增益第有昔人戰爭會盟之所歷覽游息
之處覽古者往往舉其事而不能名其地故取吳
德光山川古蹟賦列於方輿庶有合補志之義云
一風俗今昔不同雖似滄桑遷變而人情醕漓實由
政教所使因是登 上諭以挽頽風輯官示以革
薄俗於先王省方觀民設教之意庶無所負也

一建置沿革舊志所纂間有缺畧今悉收入至若我
朝所因所革則係一王成憲更未敢忽而弗詳也
一疆域廣狹賦稅多寡此有事一方者所宜首悉舊

志田賦散漫難曉今照晉乘續貂另列總畧一則
於前更稱簡易

一秩官褒貶必參於輿論公平之至當余權衡政務
一秉至公況邑乘筆削事關法戒所裨於綱常名
教者至重比事一一徵實書法處處持平庶不愧
稱信史云

一名宦自唐李太恩起至我朝王恂止而卷帙有
限登載不盡況舊志體式止取一言一行以資風
雅故仍從之